老宋在婚礼上笑称自己被“打脸”

直到有一天，我对他的一张照片研究了整整5分钟后，发信息跟他说这张照片不可能通过自拍完成。老宋这才回复我说是一位同事帮他拍的，是个姑娘。

□ 逐 犀

老宋办婚礼那天我正在外地出差。坐在机舱里等待起飞时我看到了他发在朋友圈的现场视频。新娘身穿雪白的婚纱，正在和几个朋友一起往老宋的脸上抹着蛋糕奶油，老宋的脸很快就被奶油和笑容铺满，视频画面因拍摄者狂笑而剧烈抖动，背景音里满是宾客的欢呼……飞机在如奶油一般的云层里穿行时，我脑海里依然回想着视频内容，心里一边替老宋开心，一边再次默默地笑他被自己“打了脸”，此人曾信誓旦旦地扬言要单身一辈子。

我和老宋是在大学的摄影社团认识的，我进社团是因为喜欢摄影，他是因为喜欢社长。老宋是那种做什么事都很认真的人，虽然动机不纯，但凭着自身有摄影的基础，加上积极参加社团活动，最终完美地隐藏了真实目的。社长是大他两届的学姐，很快在芸芸社员中发现了老宋，并抱着培养下一任社长的想法经常和他接触交流。老宋马上抓住这一大好机会，拼命了解对方的喜好，于是他开始自学电影史和电影理论，研究淮扬菜，定了闹钟抢周杰伦演唱会的门票……按老宋的话说，最终他凭借自己的用心和颜值赢得了社长的青睐。那段日子，老宋乐在其中。

直接说结局，两年后社长去美国读研，两人的异地恋无疾而终。老宋不但做事认真，而且很理性，分手后只是沉默了几天便做了总结。食堂里，老宋坐在我对面，盯着盖饭自言自语：谈恋爱变数太多，太不稳定了，没有必要，还是一辈子单身比较好。我啃完手里的鸡腿，像知心姐姐一样对他说：只是一次分手而已，不要那么消极。老宋把目光移向我，严肃地摇摇头：“你不懂。”

“什么都懂”的老宋重新开始了一个人的生活，但他的生活并没有变得黯淡无光。老宋成为摄影社团的新社长，经常带领着社团外出采风，讲解摄影知识。在前任社长的影响下，他也爱上了电影，乐此不疲地学习着电影理论。大学期间，他再也没有交过女朋友。

大学毕业后，老宋去了澳大利亚读研，回来后留在北京工作。老宋一直过着快乐的单身生活，那年他放出的“单身一辈子”的宣言似乎正在一点点成为现实。然而老宋的爸妈岂能容这等事发生？相亲很快便被安排进日程。大学时代的朋友，只有老宋留在了北京，于是我跟他时常见面，听他讲述他相亲的那些事儿。老宋的相亲全部以失败告终，聊得最久的一个姑娘也以“没房”为由，结束了进一步的发展。我没有问他为什么不拿出当年追社长的劲头，因为我知道他本就无意，这样做他不会快乐。

老宋在一家传媒公司工作，经常天南海北地到处跑，去拍摄素材。于是朋友圈里总能看到他发的风光照，有时照片里也有他的自拍——他一个人站在山顶，一个人躺在海边，一个人走过竹林，全部都是一个人。他手握遥控器，操控着无人机，拍下一张张可以作为电脑壁纸的美图。看得出，老宋是真的很快乐。

直到有一天，我对他的一张照片整整研究了五分钟后，发信息跟他说这张照片不可能通过自拍完成。老宋这才哭笑不得地回复我说是一位同事帮他拍的，是个姑娘。这个姑娘后来成了老宋的女朋友。

也许老宋也觉得这事有点“打脸”，于是主动提出请客。酒过三巡，我终于开口问他：这一回不怕不稳定？不怕变数太多？老宋的脸有点红，他尴尬地笑了笑说：快乐最重要，和她在一起的时候比我一个人还要快乐。

老宋的故事没有跌宕起伏的情节，也没有催人泪下的桥段，但也许这就是“脱单”路上，人们最真实的酸甜苦辣。世上本没有“脱单”这条路，当有人将它作为目的，便有了这条路。曾经扬言要单身一辈子的老宋其实最终也成了赶路人，只不过他的目的地是“快乐”。“要脱单”和“要单身”都不适合作为既定的目标，打破那些牢牢地守护内心原则的人往往正是我们自己。

再后来那个姑娘成为老宋的新娘，婚礼的电子请柬做好后，老宋第一时间发给了我，我一张张地翻过他们的婚纱照，最后进入留言页面写下一句话：“祝老宋此生做个快乐的人！”

视觉中国供图

脱单路上的酸甜苦辣

这次是真的官宣，有配图的

有时候我们也会陷入疑惑：脱单的flag常立常倒，但我们真的迫切需要恋爱关系吗？急于寻找到的感情，又会是一段好的感情吗？

□ 乔 依

去年4月，喜欢的歌手发了新歌，我快乐地在朋友圈分享了一句歌词：“We are made to love”，微信自动翻译成“我们注定相爱”，于是底下收获了大批“吃瓜”提问：“是不是脱单了，咋没配图呀？”“哇，是官宣吗？”我哭笑不得地解释：“没有没有，只是爱豆新歌歌词。”并在朋友们的遗憾和催促下加了一句：“行吧，我努力不负众望，早日脱单。”

掐指一算，我的唯一一段恋爱经历是在大二暑假，距今已过去4年，对象还是我的高中同学。恋爱只持续了短短一年，其中80%的时间都在异地，算不上是一段体验良好的亲密关系。当这段感情无疾而终，我对脱单这件事更加谨慎。毕竟，“一见钟情后便能厮守终生”的桥段只存在于小说和电视剧，彼此三观的接近和生活习惯的磨合才是长久相处的关键。只是，再次脱单似乎变难了一些：当人们更明确地知道自己不喜欢什么，底线在何处，遇到合适的那个人的机缘也变得难以预测。

好在单身生活足够丰富，分手后，大四忙着升学写论文。读研期间，时间更是稀缺资源：课业和实习容不得懈怠，闲暇时间除了和闺蜜一起玩，还要匀给喜欢的书籍与电影。除此之外，脱单的外部环境也不怎么友好。学校男女比例3∶7，举目望去都是漂亮小姐姐，男生人数不多，合适的更是屈指可数。我又是一名“社恐”选手，秉持着“别人不找我聊天，就不要没事打扰对方”的原则，每日清晨只有各大微信营销号和我说“早安”。本科期间尚有在学生组织拓宽社交面的热情，读研期间疲于在事务间周旋，一个社团都没参加，半自愿半被迫地“醉心”于学术之海，和男生唯一的亲密接触，大概就剩下往实验参与者脑袋上戴电极帽，体贴地问他前一天晚上有没有洗头。恋爱这件事，似乎逐渐沦为了非必需品。

只不过，每逢节假日，看着已脱单的室友打扮得甜美可人出门约会，留我一人独守空房，甚至很难约上人一起出门玩耍。那一刻，脱单的念头便会如潮水般涌上心头。

研一的春天，和我一样单身的闺蜜环环经历了家人的“旁敲侧击”，接受了单位领导对感情生活的“贴心关照”，还时常被脱单室友塞一嘴甜蜜“狗粮”。饱受刺激的她毅然决然地拉上我，筹划着开启“脱单大作战”。当时的我刚搞完实验项目，追的明星好巧不巧“塌了房”，内心正有些凄然，恋爱似乎也是时候提上议程，两人一拍即合，踏上脱单征途。

“脱单作战”第一步——求姻缘。环环煞有介事地告诉我：一位成功脱单的朋友说，妙峰山求姻缘“特别灵”，求完一个月后就有男朋友了。妙峰山距离城区很远，公共交通往返要花4小时。北京的郊区还是春寒料峭，我们一路看着光秃秃的景致，爬上了妙峰山，拜了月老和关公，在回程的车上累到睡得天昏地暗。但一个月后，我和环环并没有如愿以偿地成功脱单，北京同学好心地告诉我们，妙峰山是“求子”的，环环冲我尴尬一笑：“嘿嘿，决策失误。”

想必姻缘这件事，求神不如求己，环环拉着我走上了另一条路——拓展社交圈。环环的已脱单室友热情地帮我们筹备了与隔壁大学男生的联谊计划，毕竟只有认识新的男生，才可能拥有新的机会。在某个周末，联谊计划新鲜出炉——结成10人小组徒步奥森公园。看到计划的我和环环眉头皱了起来，信奉“生命在于静止”，能坐就不走的我俩对徒步半点兴趣都无。加之计划执行的那周还下起了难得一见的春雨，徒步计划便一推再推，最终搁置。

除此之外，我们还进行了许多尝试，比如转红螺寺、参加单位联谊会、高中老师介绍相亲……但最终神仙似乎也没能听到我们的愿望：联谊会上的男生，可能跟我们一样“社恐”；环环相亲的当天，被对方放了半个小时的鸽子，最后生气地回了家。纵观尝试脱单的这一路，说不上跌宕起伏，但也算得上丰富多彩，酸甜苦辣一应俱全。有时候我们也会陷入疑惑：脱单的flag常立常倒，但我们真的迫切需要恋爱关系吗？急于寻找到的感情，会是一段好的感情吗？

兜兜转转间，我们逐渐释然，对脱单这件事变得佛系。脱单路漫漫，但好好过自己的生活、顺其自然才是唯一途径。去年10月，环环因为学打羽毛球，在体育馆认识了一个男孩，两人一起打了4场球就顺理成章地在一起；我则是在某一次实习中遇见了三观契合的小伙伴，在长期的相处中逐渐确定就是对方。缘分强求不来，但正在随时发生。

确定脱单的那天，我在朋友圈放上了两个并肩而立的影子，配文还是“we are made to love”，并补了一句：“这次是真的官宣，有配图的！”

视觉中国供图

世上本没有“脱单”这条路，“要脱单”和“要单身”都不适合作为既定目标。打破那些“必须”的，往往是我们自己。

对“个人问题”，妈妈比我更着急

母亲甚至变得更加来者不拒、毫无原则。天南海北的男孩，只要具备结婚条件，似乎都有成为她未来女婿的可能。

□ 金四七

“妈妈的朋友想给你介绍个男孩，我看了照片，挺好的，你要不要见见？”电话那头传来母亲温和的声音，带着几分商量的口吻。这并非母亲第一次给我介绍对象，但让我惊讶的是，这回她口中的“男孩”，比我大13岁，已经过了不惑之年，还有过一次婚史。我还不到30岁，母亲竟已经开始替我物色优质的“二婚男”了。我压下心里翻腾的情绪，努力让自己显得淡定一些，“先加个微信再说吧。”

再开明的父母，在面对子女的终身大事时似乎都不能免俗。自从离开家乡到外地上学，父母琐碎的生活嘱托中就常常夹杂着对我“个人问题”的关心。工作之后，隐晦的询问变得更加直白，一旦得知我恢复单身，母亲便会时不时发来她精心搜罗的人选：公务员、警察、银行职员、国企职工……五花八门的职业和择偶条件让我意识到，自己同样也成了婚恋市场上任人挑选和审视的对象。明知道在这其中遇到合适的人的可能性微乎其微，但为了不打击母亲的积极性，我还是一口答应下来。

被介绍来的相亲对象，大都因为种种原因没能进一步发展。但母亲还是那样积极，丝毫没有因此而感到挫败——在我看来，她甚至变得更加来者不拒、毫无原则。天南地北的男孩，只要具备结婚条件，似乎都有成为她未来女婿的可能。

母亲的“热情”有时也让我措手不及，以至于差点闹出笑话。有一次我在机场正准备去外地出差，突然接到一个陌生号码的来电，对面是个年轻女孩儿的声音，熟络地约我周末一起出去吃饭，委婉地说要给我介绍“新朋友”。她对我的个人信息了若指掌，我以为是什么新型的诈骗手段，对着电话那头不停地质问，还差点报了警。后来才知道，是母亲通过同事儿子的女友，自作主张地帮我安排了一场相亲，还没来得及告诉我，中间人邀约的电话就打了过来。

久而久之，我也习惯了这种善意的干预，毕竟与大多数同龄人的父母相比，母亲催婚的方式已经足够“佛系”。她总是在我工作不太忙的时候，看似不经意地聊起婚姻的话题，带着小心翼翼的语气，试图说服我那才是完整的人生，总有一天我会过上与她一样的幸福生活。而这场沉默的拉锯战，终于在我与“二婚男”话不投机的聊天后爆发。我并非介意他的婚史，只是厌倦了应付一个接一个被推到眼前的陌生人。我质问母亲：为何那么迫切地想把我“推销”出去？

“你知道吗，前几天是我跟你爸结婚30周年。”母亲没有正面回应我，转而说道，“这些年来，他总是问我，真的爱他吗？我回答不上来。你爸没生气，而是觉得他比我幸福，因为他找到了他爱的人，并且跟她一同生活了30年。”

对于母亲那代人而言，结婚是一种从众心理，在世俗和家庭压力下，往往年纪轻轻就作出了影响一生的决定。但是她觉得现在时代已经变了，选择婚姻的理由更多是依从于自己的内心，就如同选择一份工作，选择今天晚上吃什么、明天上班穿什么一样。“我特别羡慕那些找到人生真爱的人，所以基于家长的责任，我只是想把所有能提供给你的选择都摆到你的面前。”母亲说。

我这时才明白，母亲并不是因为害怕我嫁不出去才不断地给我介绍对象。相反，她对于相亲人选百无禁忌的“标准”，恰恰是出于对我的尊重。至于我是否要结婚，找一个怎样的人结婚，需要我自己去寻找答案。

如今，通过母亲认识的那些男孩依然安静地躺在好友列表里，也许未来还会偶尔增加一两个。这也许不是最适合我的脱单方式，但我不再会因为失败的相亲而焦虑了。

“吃鸡”队友变男友，“奔现”的日子突如其来

当那个他某时某刻突然出现时，才发现脱单的方式可以有千万种，只要双方都真心投入，网恋也能别有一番滋味。

□ 豆 花

从没想到，大家都是玩游戏，我却玩出了爱情。

那天傍晚，我拖着疲惫的身躯，刚从学校实验室出来，“吃鸡，快上号！”手机突然弹出好友的邀约，为了犒劳很久没有放松的自己，我决定玩两把游戏。在这个契机下，陌生队友“小肥羊”闯入了我的生活，而他也正是我的现任。

成为游戏好友后，“吃了没？”“睡了没？”“在干吗呢？”我的游戏聊天框每日都被他的问候填满。对话渐增，他用内心流露的暖流将我一点点融化，闲聊的对话框也爬上了些暧昧的藤蔓。虽然双方都来自网络世界，现实中相隔千里，但这份感情给我的感受却无比真实。

过去总以为网恋虚无缥缈，只会属于懵懂少女，与自己无关。然而，当那个他某时某刻突然以这种方式出现时，才发现，脱单的方式可以有千万种，只要双方都真心投入，网恋也能别有一番滋味。

之后的一次巧合，预示了似乎早已注定的相遇。由于“小肥羊”工作的临时调整，网友“奔现”的日子突如其来。“我要来S市了，可以来找你吗？”那天收到他的消息后，我的内心掠过了一万句不可思议，居然就这样见面了？！

4月20日，我们如约见面，第一次牵手，留下了最难忘的瞬间。当时并排坐在公交车上，平稳地坐着似乎比在街上走动更加让人无所适从。他扭过头来，目光投向的却是我夹在座位中间无处安放的手，我直直地望着窗外强装淡定，但是余光却不争气地像个监视器，窥伺着这躁动的一切。他的手蠢蠢欲动，反复试探，靠近又远离。我的内心随着座椅的摇晃，疯狂起伏。就在他似乎鼓起勇气的霎那，我们到站下车了。

转上地铁后，又是同样的场景，空气丝毫没有一丝舒张，甚至比刚才还要令人难以喘息。我还没缓过来，他却一下子趁着减速惯性的带动，紧紧握住我的手，十指相扣。乱了方寸的我，直接说出了“我紧张”，他微笑着告诉我，“没事”。手心叠加的汗液肆意横生，车厢中恍惚的灯光，把羞涩的脸庞照得红润通亮。我们沉默着坐完了这一程，原来，这就是心动的感觉。

约会结束时，我给了他一封信。信中有一句话是，“当你看到这封信时，我们可能就是陌生人了，又或许我们的关系更进了一步，抑或是其他可能，但无论如何，都很高兴认识你。”回去之后，他立刻回复了我一封邮件：“现在的我有足够的勇气问出这句话了，做我女朋友可以吗？”我对着手机连连点头，即刻拨通了他的电话，“可以！”于是，我们正式在一起了。

尽管“奔现”一时浪漫，然而未来还有更多的问题需要去面对，其中最煎熬的就是异地恋。

这个传说中的“感情火葬场”，一不小心就是“说了再见却再也见不到”。为了精心呵护这份来之不易的感情，我们决定用最传统的方式：以写信作为“升温器”。很庆幸在柔软的笔触中，我们的异地恋没有像一些人所经历的那样痛苦，反而促成了真挚且深刻的交流。

望着那叠厚厚的信，我常常设想，未来年迈的时候，公园里就会坐着一个小老头和一个小老太太，手里拿着信，回顾着少年的彼此，直到余晖落下，携手归家。

把波折揉进岁月绵长，现在的我们，终于相守在了同一城市。晨光静好，各自奔忙，晚风拂面，缓缓相拥。回过头看才明白，当自己被纳入对方的人生版图，原来距离也可以克服，一切都值得，“Z城的风终于在吻我的时候，也吻到了你。”

上周末，我们相约登山。不料刚到半山腰便飘起了小雨，他牵着我的手说，“没关系，咱们一起走。”烟雾四起的江面，缭绕出妖娆景致，当我们快到山顶时，彩虹横斜，天空有了放晴的预兆。

我知道自己的边界在哪里，会坚定地捍卫自己的底线，并且有底气抽身离开，这让我拥有莫大的安全感。

□ 陈轶男

一切都结束了。

我起身离开，拉着另一个女生的手走出大堂。我不知道留在座位上的那个男人的表情，因为我没有回头再看他一眼。

在过去的3个小时里，我和他进行了一场疲惫的谈话。我们相识于去年6月，短暂约会之后分开，今年1月再相遇，再续前缘的美好故事没有持续太久，我就发现他身边已经有了另一个女孩。

一对时间线，发现我与那个女孩无缝对接。那位优秀又绅士的男人是一位时间管理大师吗？我和那个女孩早已私下联系，得知他甚至还通过抹黑我，来向另一个女生表忠心……而在我面前，他又说，“你问我有没有跟别人约会，我说没有，我撒谎了，因为我觉得你很有魅力。”我把眼珠子翻到了天花板上。他的聪明之处就在于，用99%的坦白，去稀释1%的谎言，他真诚地直视我的眼睛：“最后我跟她坦承了一切，我是被你吸引。我和她已经决定不再见面了。”

我鼓起掌来：“奥斯卡演技。如果你以后要申请戏剧学院，我会给你写推荐信。”

一旦放弃从他嘴里撬出真话，我们的对话就顺畅多了。这场会面以我通知“另一个女生”到场而达到高潮。他在我俩面前无地自容，我们快乐地商量过一会儿去吃什么大餐，庆祝看清眼前这个配不上我们的有毒男人。

走之前我对他说：“我不后悔任何事，甚至不后悔喜欢过你，因为我忠于自己的内心。希望你也有机会体会这种毫无遗憾、问心无愧的感觉。”

一场拉扯了大半年的戏码终于落幕。我一边身心劳累，一边神清气爽。“完美！”我跟朋友复述着我最后对他的灵魂洗礼、走出他视线的时候，我觉得自己身高两米八。朋友们把我代入美剧《致命女人》。确实，手撕渣男这种事，让我反复演了一出“大女主戏”。

回想起来，我曾经跟这样的角色定位相去甚远。在大学校园里的时候，我还被“女生不应该主动”的思想困住，被暧昧对象吊了半年都无法开口问我们到底是什么关系。我还曾被忽冷忽热忽近忽远的钓鱼式联络搞得失去自信，怀疑自己不够好，用别人的青睐来定义自己的价值。我小时候喜欢的童话是《美人鱼》，小美人鱼为了一个不记得她的王子放弃了自己的声音、尾巴和生命。我一度以为这种牺牲才是纯粹的不求回报的真爱，后来摔了很多次跟头才发现，无论如何都要首先记得爱自己。

每一段情感经历都让我成长。在亲密关系里，我会有机会暴露自己内在最隐秘的创伤。我曾经因为发现前男友的前女友美若天仙而备受打击。我小时候皮肤黑，饱受嘲笑，长大了好不容易抹白一点，一下子就被兼职模特的前女友戳痛内心角落里的自卑。他跟那么漂亮的人在一起过，在他眼里我算什么呀。好在我的前男友在情感上比我成熟，他告诉我两个人在一起并不是基于谁更漂亮或聪明的排名，而是和我在一起的感觉，“你不需要跟任何人比较。”

那段长达3年半的感情给了我很多疗愈和力量，我们甚至考虑过步入婚姻，但是前男友的母亲无休止地干涉，让我决定了分手。

作为90后独生女，我来自性别平等的家庭，父母给予我爱、独立和自由。而对方的家庭却缺乏边界意识，他的妈妈总希望把我纳入她固有的一套规范加以管教，在饭桌上对我厉声呵斥，而前男友的失声，让我和他之间出现了嫌隙。我们用了一年的时间去努力，最后我意识到，有些事情不是我一个人退让就能解决，以及——相比宅斗，我的人生中有太多值得去做的事情了。

经过那场风波，我更加了解了自己想要什么，值得什么。我有自己的事业和爱好，经济独立，人生丰富。如果婚姻意味着遵循男女不平等的旧制、扮演传统的妻子和儿媳角色，那它不一定是适合我的形式。

我依然相信爱情，下一次也会勇敢地投入。我知道自己的边界在哪里，会坚定地捍卫自己的底线，并且有底气抽身离开，这让我拥有莫大的安全感。

也许这就是“大女主戏”。并不是天生好运一路开挂，而是无论遇到什么剧情，不管是恶婆婆还是劈腿男，我都有承受和处理并且实现自我成长的能力。